学术专论

大博弈的前奏：英俄竞争视角下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魏怡多

［摘要］ 18 世纪末，英俄两国由于积极寻求对外扩张而产生利益冲突，竞争态势日益显露。1791 年，英国政府决定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前往中国。使团在策划之初就表现出与俄国竞争的意味，在筹划过程中还与俄国发生了直接的交集，来自俄国的信息也对使团的行动产生了影响。有关英国使团访华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俄国，俄国政府为保护自身在华利益，积极采取措施力图阻碍英国使团计划的成功。英俄两国围绕马戛尔尼使团的一系列行动表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并不仅仅是中英之间的外交事件，还牵涉到英俄两国在远东地区的竞争态势，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 19 世纪英俄“大博弈”的前奏。

[关键词] 马戛尔尼使团　英俄竞争　俄国　马戛尔尼

[中图分类号] K249.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3－0118－013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正月，清朝军机处收到了一条来自北方边境的奏报：

> 据蕴端多尔济等奏称，俄罗斯固毕尔纳托尔遣喀必坦瓦什里口禀西洋之昂吉凌国王遣使于广东等处求地通商等语。上年十月，据郭世勋奏，西洋暎咭唎国遣使来京纳贡，已允所请矣。今俄罗斯固毕尔纳托尔所禀之昂吉凌国，即系暎咭唎国。此时固毕尔纳托尔，因现在恰克图通商，随据所闻致信，以图见好之意。[①]

不难看出，这条奏报是在向清廷传达有关英国遣使访华的信息，而俄国人口中这个即将到访清王朝的英使正是开辟中英两国第一次正式外交接触的马戛尔尼使团。

中外学界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在“礼仪之争”、使团访华的结果及影响、使团的翻译等诸多细节问题上都有着十分深入的讨论，但对于上述这条来自俄国人的信息

［收稿日期］ 2023－11－13
［作者简介］ 魏怡多（1998—　），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207，victorhistory@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2406240075）成果。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年，第 28 页。

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① 俄国人如何掌握了英国使团的信息，他们又是如何将使团访华的消息传递到清廷的，其背后的用意是什么？近年来，美国学者阿菲诺格诺夫通过对俄文手稿档案的挖掘和解读，向我们部分地揭示了这条奏报背后的故事，② 而进一步爬梳相关史料则会发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实际上与俄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拟在结合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置于英俄竞争的历史脉络之中进行审视，以求对这一中西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前的英俄关系

英俄两国早在 16 世纪中叶就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和贸易往来，在随后的近两百年里，两国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虽然中途英国革命的爆发一度导致了两国关系恶化，但彼得大帝即位后又很快恢复过来。一方面，英国希望借此获取来自俄国本土以及亚洲的商品，另一方面，俄国则将英国视为其向波罗的海地区扩张的潜在盟友。③ 然而，随着两国实力在 18 世纪快速膨胀，相互之间的焦虑与猜忌逐渐显露。

早在北方战争时期，英国就意识到俄国扩张所带来的威胁，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涌现出明显的反俄情绪。④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俄国在欧洲领导建立了“武装中立同盟”，保障了中立国与北美的贸易联系，打破了英国的海上封锁政策，让英国的处境变得孤立，为英俄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外，俄国政府于 1782 年颁布的新的关税法损害了英国商人的利益，对英俄贸易关系造成了冲击。⑤

英俄关系还因俄国在土耳其的军事行动陷入危机。1788 年，俄国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占领了位于黑海北岸的奥恰科夫要塞。英国政府认为这一要塞控制着布格河与第聂伯河的河口，俄国的这一行动会对英国与波兰的贸易造成影响。另外，随着英国在近东的经济影响逐渐增强，打开土耳其通往印度的商路成为英国商业扩张的诉求，俄国的扩张无疑对英国的发展造成了阻碍。首相小皮特就将近东的局势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联系起来，认为俄国在东南欧的稳步扩张会损害英国的利益。⑥ 他还一度计划采取军事行动，但由于议会的反对而作罢。俄国最终得以与土耳其签订《雅西和约》，确认了对克里米亚以及奥恰科夫的占领，巩固了在黑海地区的势力。

俄国势力在欧洲的扩张引起了英国的不满，而与此同时，英国在东方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

---

① 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代表性研究可参见：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Octagon Books, 1970；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 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93 年；Robert A. Bickers, ed., *Ritual and Diplomacy: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1792−1794,* Wellsweep, 1992；张芝联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东方出版中心，2023 年；沈艾娣：《危险的翻译：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赵妍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 年。

② Gregory Afinogenov, “Jesuit Conspirators and Russia’s East Asian Fur Trade, 1791–1807,” *Journal of Jesuit Studies,* Vol. 2 (2015), pp. 56−76; Gregory Afinogenov, *Spies and Scholars: Chinese Secrets and Imperial Russia’s Quest for World Power,*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89−209. 需要指出的是，阿菲诺格诺夫研究关注的重心是俄国针对清王朝的情报收集活动而非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一事件本身，这就为本文的讨论留下了空间。

③ A. Lobanov-Rostovsky, “Anglo-Russian Relations through the Centuries,” *The Russian Review*, Vol. 7, No. 2 (Spring, 1948), pp. 41−52.

④ M. S. Anderson, *Britain's Discovery of Russia, 1553–1815*, St Martin's Press, 1958, pp. 49−107.

⑤ Matthew P. Romaniello, *Enterprising Empires: Russia and Britain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214−216.

⑥ Jeremy Black, *Trade, Empire an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689—1815*, Routledge, 2007, pp. 182−183.

活动同样引起了俄国的焦虑。自 1768 年起，英国海军军官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支持下率领船队进入太平洋并“发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诸多太平洋岛屿，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在 1776 年开始的第三次航行中，库克船队向北太平洋挺进，力图寻找直通欧洲的“西北航道”，并于 1779 年抵达堪察加半岛的俄国港口彼得洛巴甫洛夫斯克。英国船只的到来立即引起了当地俄国官员的注意，而这一消息也很快被女皇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员知悉，部分官员对英国进入俄国领土的行为表示担忧，进而发出指令要求堪察加半岛的俄国官员加强防守。①

库克船队航行的影响在之后持续发酵，1784 年库克航行日记的出版更是引起了西方各国对太平洋地区探索的热情，俄国政府也进一步认识到了东部边疆所面临的严峻局势。1785 年，女皇授权原库克船队成员约瑟夫·比林斯（Joseph Billings）率领由上百人组成的考察团前往俄国东部边疆开展考察活动，虽然名义上是为了科学调查，但实际目的则是加强俄国政府对东部疆域的了解和控制，保障俄国的利益。② 与此同时，库克日记中有关北太平洋地区毛皮资源以及毛皮贸易商机的描述激起了商人们的热情，欧美各国商船因而不断涌入北太平洋地区，希望参与这一地区尚待开发且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英国商人在最初的探索中占据主导地位，也是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真正奠基者。③1785 年英国商人詹姆斯·汉纳（James Hanna）率领海獭号在努特卡湾收集毛皮并于次年抵达广州销售，取得了巨大的利润，最早完成了毛皮到中国的海运贸易。随后，不少英国散商加入了毛皮贸易的队伍之中，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授予了部分英国船只开展毛皮贸易的权利。

中国是太平洋地区毛皮贸易最主要的市场。长期以来，俄国凭借在恰克图的贸易一直在对华毛皮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由英国人开辟的从北太平洋到达中国广州的毛皮贸易路线无疑打破了俄国人在对华毛皮贸易上的垄断地位。而恰在此时，中俄两国在恰克图的贸易由于逃犯纠纷问题而陷入停滞，这进一步加剧了俄国对自身利益的担忧。④ 有关海獭号在广州开展毛皮贸易而获得巨大利润的消息于 1786 年在伦敦传开，俄国驻英大使谢门·沃龙佐夫（Семён Романович Воронцóв）立即将这一信息传回圣彼得堡。同年，俄国商务大臣向女皇陈述了英国人介入毛皮贸易的事实，并提议应该向欧洲各国宣示俄国在北太平洋部分区域的领土主权，同时派遣海军力量阻止其他欧洲船只进入这些区域。⑤ 女皇也于 1787 年颁布敕令，授权海军军官莫洛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Муловский）率领船队进行远征，敕令尤其指出远征的目的是保护由俄国航海家们发现的属于俄国的领土权利，因为部分英国商人正在这些地区进行贸易和捕猎。⑥ 俄国政府随后为莫洛夫斯基的远征进行了详细的筹划，但最终由于俄土战争的爆发而被迫搁置，莫洛夫斯基本人也在俄土战争中身亡。然而，远征的计划并没有被放弃，有关英国威胁俄国远东利益的报道持续挑拨着俄国政府的神经，进而影响着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决策。⑦

---

① Glynn Barratt, *Russia in Pacific Waters, 1715−1825: A Survey of the Origins of Russia's Naval Presence in the North and South Pacifi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1, p. 75.

② Basil Dmytryshyn, E. A. P. Crownhart-Vaughan, Thomas Vaughan, eds., *Russian Penetration of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1700−1799: A Documentary Record*,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 1988, p. 268−290; Ryan Jones, “Sea Otters and Savages in the Russian Empire: The Billings Expedition, 1785–1793,” *Journal for Maritime Research*, vol. 8, 2006, pp. 106−121.

③ 王华：《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

④ 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300−307 页。

⑤ Basil Dmytryshyn, E. A. P. Crownhart-Vaughan, Thomas Vaughan, eds., *Russian Penetration of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1700−1799: A Documentary Record*, pp. 321−324.

⑥ Basil Dmytryshyn, E. A. P. Crownhart-Vaughan, Thomas Vaughan, eds., *Russian Penetration of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1700−1799 : A Documentary Record*, p. 325.

⑦ Robert J. King, “The Mulovsky Expedition and Catherine II's North Pacific Empire,” *Australia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Vol. 21, Nos. 1–2 (2007), pp. 97−123.

总而言之，18 世纪下半叶，随着英俄两国的扩张以及国际局势的变迁，英俄两国在利益上的冲突日益显露，虽然还未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但竞争态势已经十分明显。英国逐渐将俄国视为挑战其霸权的威胁，而俄国政府将如何应对英国在远东地区的挑战视作一个重要议题。

二、马戛尔尼使团的筹备与英俄竞争

1792 年，为了巩固中英之间迅速发展的贸易关系并进一步攫取在华的商业利益，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团出访中国。使团在出发前经过了精心的筹划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出资赞助。然而，英国政府做出这一决策的动因并不限于此。使团的主要策划者、时任英国国务大臣的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在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首先交待了使团访华的原因。他指出，欧洲其他国家与中国的通商伴随着与中国朝廷的特殊交往，在中国朝廷供职的欧洲传教士会维护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相较而言，英国却没有这样的优势，这使得英国商人在对华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邓达斯还在训令中要求马戛尔尼警惕欧洲其他国家对英国贸易的破坏，同时尽可能地了解欧洲其他国家与中国皇帝的交流情况。另外，中国并不是马戛尔尼使团的唯一目的地。邓达斯在训令中指出，使团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访问其他东方国家，以收集商业信息并开拓贸易。他还着重提到了日本和安南两地潜在的商业价值。马戛尔尼在出发前也携带了英国国王致日本天皇的国书，并被授予根据具体情况访问东方各国的权利。[①] 可见，马戛尔尼使团实际上肩负着超越中英贸易的更宏大的使命，是一次通过外交手段拓展英帝国在东方贸易的尝试，服务于英国在东方殖民与贸易扩张的总体战略，同时也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对华贸易上的竞争有着直接的联系。

作为唯一与中国接壤的欧洲国家，俄国早在 17 世纪就曾派遣使团出访中国，并以条约形式在中国取得了包含商业贸易在内的多项特权，俄国与中国交往的经验于是成为英国政府在筹划使团过程中的重要参照，并直接影响了使团访华这一决策本身。在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邓达斯明确提及了俄国在中国取得的外交成就，进而反驳普遍存在的有关中国人务求避免与欧洲人接触的观点，证明英国派遣使团访华的可行性。[②]

对于部分英国商人而言，在中国享有特权的俄国是他们在东方开展商业贸易的重要竞争对手，而使团访华也成为与俄国争夺在华贸易利益的手段。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是长期在中国从事私人贸易以及代理业务的英国散商，同时也是在 18 世纪末英国最早提出派遣使团访华的人物之一，他凭借着自身对中国事务的了解与邓达斯等政府官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给邓达斯提出的有关使团的建议中，史密斯明确指出，英国应该和中国建立联盟，以保护中国免受日益强大的俄国的威胁，大使应该向中国皇帝解释英国是唯一能够消灭俄国这种意图的国家，从而让中国皇帝给予英国特权。[③] 另一位对使团访华产生重要影响的英国商人约翰·米尔斯（John Meares）于 1790 年出版了他在亚洲和太平洋海域的航行记录。在这本航行记录中，米尔斯除了描述在航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外，还详细地分析了英国的商业发展前景，并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构想，即建立一个以太平洋为基础的贸易网，将美洲西北海岸、中国北部、朝鲜、日本以

---

①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2 卷，区宗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62~271 页；*Original Manuscripts, Papers, and Letters Relating to Macartney Mission to Pekin and Canton, 1792−1794*, Vol.1, Charles William Wason Collection on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link, gale.com/apps/doc/SC5114368330/GDSC?u=asiademo&sid=bookmark-GDSC&pg=1. 2023−4−18.

②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2 卷，第 264 页。

③ 韩洁西:《史密斯先生去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史可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167 页；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p. 233.

及夏威夷等地区纳入英国的贸易范围。他指出，英国应当重视毛皮贸易并且在太平洋地区挑战俄国对中国贸易的控制。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派遣使团前往中国商谈十分必要。[①] 米尔斯航行记录的出版引起英国商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也更加坚定了英国政府派遣使团开拓东方贸易的决心。[②] 除此之外，作为英国对华贸易主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样对俄国在中国北方的贸易表示关注，在给马戛尔尼使团的指示中，公司董事强调了中俄之间陆上贸易的开通会对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纺织品贸易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导致公司利益的损失，对此使团应该尽可能了解中国在北方出口的纺织产品的性质并获取样品以帮助公司在竞争中占据优势。[③]

使团的筹划工作还因为寻找日本翻译而与俄国发生了直接的联系。1792 年 4 月，正值使团紧张筹备之际，马戛尔尼获悉一名掌握欧洲语言的日本人正居住在圣彼得堡，便通过外交部联系英国驻俄大使惠特沃斯（Charles Whitworth），希望能让这个日本人为英国使团服务，充任使团日本之行的翻译人员。而早在接到命令之前，惠特沃斯就已经尝试与这名日本人见面并将他送回英国。由于俄国政府的阻碍，惠特沃斯最终没能成功。[④] 俄国政府采取措施阻碍英国大使与他们接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英国获取有关日本的信息而对俄国利益造成威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俄国内部也在策划一个访问日本的使团，而这位日本人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马戛尔尼想要招募的这名日本人名叫大黑屋光太夫。1783 年，光太夫在日本海域航行途中遭遇风暴后向北漂流，随后被俄国人发现并辗转到了伊尔库茨克。日本人的到来引起了驻扎此地的圣彼得堡科学院教授埃瑞克·拉克斯曼（Эрик Лаксман）的兴趣，拉克斯曼将其视为俄国了解日本并与日本建立联系的重要资源。1791 年 2 月，拉克斯曼向女皇提议以送日本人回国的名义派遣使团造访日本，进而与日本建立商业联系，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指出俄国应当占领黑龙江，因为黑龙江对于俄国在太平洋地区利益的重要作用，而前往日本的使团应当对黑龙江进行调查。女皇很快对拉克斯曼的访日计划表示首肯，并在 1791 年 9 月正式下令派遣使团前往日本，而考虑到俄国与中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针对黑龙江地区的行动并没有被女皇批准。[⑤]

惠特沃斯虽然没能为马戛尔尼使团获得日本翻译，却通过在俄国的线人了解到了上述日本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拉克斯曼的访日计划。1792 年 5 月，他写信将这些情报告知了英国外交部。惠特沃斯在信中还指出，俄国女皇多年以前就将目光对准了东方的日本和中国，力图在这些地区实现领土扩张，她甚至还希望在印度取得据点。俄国还与西班牙达成了协议，将会得到西班牙殖民地的支持，而对于英国在努特卡湾建立据点这一行为，女皇表示十分不满。俄国政府认为英国是俄国在这一地区利益的唯一威胁，而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海军以保护俄国利益的计划也已经提上了日程。惠特沃斯还在信中表达了对日本命运的担忧，他认为日本如果无法对俄国保持警惕，就很有可能像俄国的东欧邻国一样遭受俄国的打压。[⑥] 总之，惠特沃斯的这封信详细地向英国政府表明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野心，以及俄国对英国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敌视态度。此时，马戛尔尼使团还正在筹划的过程中，这封信被收进了马戛尔尼本人为访问中国所准备的参考资

---

① John Meares, *Voyages Made in the Years 1788 and 1789, from China to the North West Coast of America*, Logographic, 1790, pp. xli-xcv.

② 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p. 270.

③ Earl H. Pritchard, ed.,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Lord Macartney on His Embassy to China and His Reports to the Company, 1792–4,”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70, No. 2 (1938), p. 219.

④ *Original Manuscripts, Papers, and Letters Relating to Macartney Mission to Pekin and Canton, 1792–1794*, Vol. 4, No. 119, Charles William Wason Collection on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⑤ Basil Dmytryshyn, E. A. P. Crownhart-Vaughan, Thomas Vaughan, eds., *Russian Penetration of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1700–1799: A Documentary Record*, pp. 401–407.

⑥ *Original Manuscripts, Papers, and Letters Relating to Macartney Mission to Pekin and Canton, 1792–1794*, Vol.9, No .359, Charles William Wason Collection on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料之中。也就是说，马戛尔尼在从英国出发前就已经知晓了俄国遣使访日的计划以及对英国行动的敌意。虽然使团成员访华过程的相关记录中并没有直接提及俄国使团，但当英国使团抵达中国沿海后，马戛尔尼立刻下令狮子号舰长高厄（Gower）携带致日本国王的书信前往日本。① 这一行动或许正与他对俄国使团的顾忌有关，而英俄两国几乎同时筹划使团造访远东地区，力图谋求在这一地区的商业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者之间的竞争关系。

三、马戛尔尼眼中的俄国

作为访华使团大使的马戛尔尼有着十分丰富的殖民统治与外交经历。在受命出访中国之前，他曾先后担任英国驻俄大使、西印度格林纳达总督以及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以至于在 1791 年就被确立为英国使团大使的最佳人选。② 在 1765 年至 1767 年担任驻俄大使期间，马戛尔尼获得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信任，成功与俄国达成商贸协议。除此之外，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对俄国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在回国后出版了《关于俄国的记述》一书。③ 马戛尔尼在书中对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人口、资源、财政、军队等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他看来，俄国虽然经历了彼得大帝改革并与欧洲各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仍旧是一个尚未完全开化的“野蛮”国家，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专制主义的政府体制。④ 马戛尔尼在全书开篇就对俄国的地理进行了介绍，认为凭借着广袤的领土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俄国享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资源。他还在书中提到了俄国与中国、日本以及北美地区建立海上交通的有利条件。正是这些资源和条件让俄国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强权。⑤ 针对俄国在欧洲的地位，马戛尔尼在书中进行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俄国不应再被看作是一颗遥远的时隐时现的恒星，而是一颗闯入我们星系的巨大行星，它的位置尚未确定，但它的运动必然会强烈地影响到所有其他轨道的行星。”⑥ 以上对俄国的深入观察也影响到了马戛尔尼对英俄关系的判断，在他看来，俄国国力膨胀所带来的自负与傲慢将会阻碍未来的外交谈判，从而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⑦

马戛尔尼的俄国经验对他之后的外交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对俄国的关注也贯穿了他的一生。现有研究表明，马戛尔尼在担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期间，仍旧十分注重收集来自俄国的信息。1785 年俄国派遣比林斯考察团前往东部边疆开展活动，马戛尔尼很快了解到了这一消息并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如果比林斯的计划中包括占领黑龙江三角洲，那将对俄国在美洲的贸易和征服起到重要的作用。⑧ 除此之外，马戛尔尼还通过在俄国的线人了解到了中俄在边境的冲突，甚至直接获取了中俄外交谈判的文件副本，当他受命担任使团大使前往中国之时，这些文件同样被收录进了为访华准备的材料之中。⑨ 在抵达中国之后，来自俄国的经验对他的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俄国也多次出现在他本人的访华记录之中。

1793 年 9 月 11 日，马戛尔尼在热河与军机大臣和珅会面，当被问及英国与俄国以及其他各

---

①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1793–1794*, Longmans, 1962, p. 380. 受天气原因以及船队成员健康问题的影响，高厄所率领的访日队伍最终滞留澳门，未能成功访问日本。

② 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p. 272.

③ 有关马戛尔尼在俄国的外交活动可参见 Michael Roberts, *Macartney in Russia*, Longman, 1974。

④ George Macartney, *An Account of Russia*, Private Publication, 1768, pp. 62–63.

⑤ George Macartney, *An Account of Russia*, pp. 1–6, 181.

⑥ George Macartney, *An Account of Russia*, p. vi.

⑦ Michael Roberts, *Macartney in Russia*, p. 80.

⑧ Matthew P. Romaniello, *Enterprising Empires: Russia and Britain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asia*, p. 225.

⑨ Matthew P. Romaniello, *Enterprising Empires: Russia and Britain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asia*, p. 229.

国的关系情况时，马戛尔尼指出，英国与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保持着和睦的关系，然而最近俄国入侵土耳其的行为引起了热爱和平与正义的英国国王的干预，致使两国关系稍有芥蒂，不如过去那样友好。① 马戛尔尼记录中的这番回答一方面掩盖了同一时期英国在印度扩张的事实，另一方面却刻意展现了俄国在土耳其的侵略扩张，无疑带有明显的针对性。

作为一名深谙俄国事务的外交官，马戛尔尼在访华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俄外交经验的影响，争取在中国取得与俄国对等的地位和权利成为他的目标。在来到中国之后，马戛尔尼由于拒行“三跪九叩”之礼而与中方官员展开了持续的争论，过去学界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学者们往往将这一争论理解为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抑或帝国权力碰撞的产物，② 然而对马戛尔尼来说，俄国与中国交往的经验或许才是其做出决策的主要依据。因为根据公开出版的俄国访华使团记录，过去俄国使团也曾就礼仪问题与中国官方发生争执，但仍然获得了中国皇帝的热情接待以及诸多特权。③ 使团副使斯当东在他所撰写的报告中援引俄国使团的先例以对使团拒行叩头之礼进行说明，从中也可以看出俄国经验在马戛尔尼应对礼仪问题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④ 除了在礼仪问题上对标俄国外，在中国取得与俄国同等的权利也成为马戛尔尼的目标。在觐见乾隆帝之后不久，马戛尔尼向和珅呈递了使团此行的几点请求，其中就直接援引了俄国人在北京通商的先例，希望中方能够允许英国商人像俄国人那样在北京设立商行。⑤

在此之后，马戛尔尼还与陪使团南下的钦差大臣松筠多次谈论俄国。松筠曾受命与俄国商谈边境贸易与管理问题，并在使团抵达中国的前一年与俄国代表签订《恰克图市约》。根据马戛尔尼的记录，他通过与松筠的交谈了解到了中俄贸易的近况、中国对俄国的认知以及中国官员对俄国人的基本态度，而收集中国与欧洲各国尤其是与俄国的外交信息本身也是使团访华的目的之一。⑥ 马戛尔尼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官方对中俄外交情况的了解，为英国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参考。

1794 年 1 月，马戛尔尼在结束觐见南下抵达广州后，曾对未来中英关系的发展提出了设想。他谈到，“如果中国人终止他们的贸易或者对我们造成了物质上的损害，我们无疑可以轻松地完成报复，因为只需要少量的军舰便可在几周之内摧毁他们所有的海上交通以及海南岛到北直隶湾的联系”。他还认为，可以采取许多措施对中国造成伤害。例如，通过孟加拉对中国的西藏边界进行干扰，策反朝鲜独立，截断中国内地与台湾的联系，等等。马戛尔尼的此番设想无疑透露出了一种侵略扩张的野心，但他随后又指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俄国会无动于衷吗？她会放弃重新占领雅克萨并在黑龙江确立统治的机会吗？叶卡捷琳娜女皇的野心会让她忽视在她门前的分裂吗？”英国如果采取这种做法必将招致强大敌手的反对。⑦ 换言之，在马戛尔尼看来，英国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不得不进行地缘政治的考量，而俄国的存在使得在中国采取激进措

---

①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1793–1794*, Longmans, 1962, p. 120. 有关马戛尔尼访华日记，中文学界使用较多的是由民国学人刘半农所翻译出版的《乾隆英使觐见记》，但其所依据的底本并不权威，翻译也存在不少缺憾，由 Cranmer-Byng 所整理出版的马戛尔尼访华日记是目前所有日记版本中最为全面的，目前中文学界尚无完整译本。

② “礼仪之争”是现有马戛尔尼使团研究中讨论最多的主题之一，代表性的研究参见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③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h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2, Foulis, 1763, pp. 1−13.

④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319 页。

⑤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p. 150.

⑥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pp. 160−179；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p. 307.

⑦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pp. 210−211.

施开拓贸易的举措难以实行。

四、俄国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反应

英国政府在 1791 年即决定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团前往中国，并开始了筹备工作。这一消息很快在欧洲传播，激起了与中国有利益联系的欧洲各国的关注，而本就将英国视为竞争对手的俄国自然不例外。①1792 年 1 月，俄国驻英大使谢门 · 沃龙佐夫在获悉英国正筹划使团前往中国后，将这一情报送回了圣彼得堡。他指出，英国派使团前往中国将损害俄国的商业利益，当务之急应立即采取措施扼杀英国使团在中国取得更大立足点的可能。② 俄国政府在得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刻开始策划应对措施，力图对北京朝廷施加影响以对抗英国的行动。然而如上文所述，中俄关系自 1784 年边境逃犯纠纷以来即趋于紧张，直接向清廷施加影响以破坏英国使团的行动显得不合时宜，在这一背景下，俄国政府将目光转向了在清廷供职的耶稣会传教士。

早在 1676 年俄国斯帕法里使团访华期间，大使斯帕法里就成功地通过在京耶稣会士获取了与中国相关的情报。③ 到 18 世纪后，俄国又利用来华的俄国商队以及驻扎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团与耶稣会士维持联系并获取他们的帮助。④1773 年，耶稣会的解散又为俄国提供了笼络在华耶稣会士的契机。女皇下令阻止教皇法令在俄领土生效从而保留了部分耶稣会组织和成员。俄国女皇保护耶稣会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中国，在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写信向女皇表示感激，并表示愿意为女皇服务，许多在华的前耶稣会成员也通过在俄国残留的耶稣会组织重新加入了耶稣会。⑤

在这一背景下，利用耶稣会士对中国朝廷施加影响以阻碍马戛尔尼使团，自然成为俄国政府的选择。1791 年末，马戛尔尼使团还处于筹划阶段之时，俄国政府就已经制定了借助耶稣会士对抗使团的策略，并拟定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以解决边境争端的名义派遣使团前往北京，使团成员应当包括一些耶稣会士，以便利用与北京耶稣会士的联系采取行动，大使应当借助他们向中国政府说明英国在印度对莫卧儿帝国的破坏活动，并指出：如果中国允许英国人前来将会面临同样的威胁；第二个方案是在派遣正式的外交使节之前，让两名耶稣会士前往北京，以提前了解中国政府对英国的态度并秘密地让中国知道英国的威胁。女皇对第二个方案表示首肯，于是在 1792 年 6 月，两名耶稣会士受命来到圣彼得堡，在被告知前往北京的计划后，他们指出应该提前写信与北京的耶稣会士取得联系以避免引起怀疑。俄政府官员同意了这一提议，而这封信也很快在政府官员的操纵下完成撰写，其中的内容包括重申女皇对耶稣会事业的支持，说明英国的强大及其对印度的占领并询问英国使团前景。⑥

然而，如何将信件送达北京却成为了一个难题，俄方最初认为这封以耶稣会为名义的信一旦送达中俄边界就可通过中国官方的信息渠道抵达北京，但是来中国的耶稣会士从未使用中国官方的信息渠道传递信件，他们过去与俄国的书信往来主要依靠来京俄国商队的帮助，而此时

---

① 根据现有的档案和研究，除俄国外，荷兰、葡萄牙、瑞典都对英国使团的行动有所回应。参见 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p. 298, p. 302; Rogério Miguel Puga, *The British Presence in Macau, 1635–1793*, trans. by Monica Andrad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3–130。

② Gregory Afinogenov, "Jesuit Conspirators and Russia's East Asian Fur Trade, 1791–1807," p. 60.

③ 尼古拉 · 班特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社译，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52–53 页。

④ Gregory Afinogenov, *Spies and Scholars: Chinese Secrets and Imperial Russia's Quest for World Power,* pp. 120–135; 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7–65 页。

⑤ Gregory Afinogenov, "Jesuit Conspirators and Russia's East Asian Fur Trade, 1791–1807," pp. 62–63.

⑥ Gregory Afinogenov, "Jesuit Conspirators and Russia's East Asian Fur Trade, 1791–1807," pp. 63–66.

这些商队已不再前往北京。最终，信件经伊尔库茨克来到了恰克图情报人员瓦西里·伊古诺夫（Василийч Игумнов）手中，伊古诺夫长期在中俄边界地区活动，有着广泛的人际网络。他除了为俄国政府收集情报外，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在了解信件的基本内容之后，伊古诺夫成功会见了在库伦的清朝官员并向他们说明了英国派遣使团访华的基本情况，他还向官员们指出英国针对清王朝的计划和他们在印度的活动一样用心险恶。①

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在获悉这些情报后很快上奏北京朝廷，至 1793 年 3 月（乾隆五十八年正月下旬），奏报就已抵达军机处，于是就有了本文开篇所列出的档案内容。需要指出的是，乾隆帝本人应当接收到了这些信息，因为他还对此回复道："蕴端多尔济等答复之语，尚属合宜。"之后他传谕给蕴端多尔济，指出"固毕尔纳托尔不遣人复来则已，若再遣人口禀事件，只当据理示以大体，婉辞答谕，总不必给以回文，如伊等或有不得主见之处，即速具奏请旨"。这一则档案不仅被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所收录，还可见于《清实录》之中，却长期被学者们所忽视。② 蕴端多尔济究竟给了俄方怎样的答复之语？他还向乾隆帝传递了哪些有关英国使团的信息？现存的汉文档案并没有更多的记载。美国学者阿菲诺格诺夫在他的研究中引用了这则档案的英译本，认为其并没有向清廷传达有害使团的信息。③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则档案的意义不容小觑，因为清廷最早知道英国使团即将访华的消息是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百灵撰写的通知英使访华信件，其中谈到，"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吗嘎尔呢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恭顺之心"。整封信的内容除了希望皇帝允准使团直接从海路到天津外并没有提到任何要求。④ 乾隆帝随后在上谕中指出，"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因俯允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忱"。⑤ 然而，来自俄国的消息却明确地指出了英国使团此次来华的目标是要"求地通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乾隆帝以及清廷官员们的怀疑。事实上，乾隆帝也很快下令要求沿海各督抚在接待即将来临的使团时"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⑥ 而此时，马戛尔尼使团还在前往中国的航行途中，对俄国人的行动浑然不知。

1793 年 10 月，马戛尔尼在觐见乾隆帝之后与和珅会谈并向他提出了预先计划的请求，其中即包括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经商，允许英国在北京设一商行经商，在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协定关税，等等。⑦ 这些请求最终验证了俄国人有关英国使团来华"求地通商"的情报。乾隆帝不仅对马戛尔尼所提的各项请求统统拒绝，还在之后发

---

① Gregory Afinogenov, "Jesuit Conspirators and Russia's East Asian Fur Trade, 1791–1807," p. 67. 除了阿菲诺格诺夫利用的手稿档案外，这一事实还可见于 1805 年俄国戈罗夫金使团相关档案文件。清朝边境官员在与使团秘书巴伊科夫商谈访华事宜时，就提及了俄国针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活动。详情参见 B. C. 米亚斯尼科夫主编：《19 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1803—1807）》第 1 卷，徐昌翰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91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5、28−29 页；《清高宗实录》卷 1421，乾隆五十八年正月癸丑。法国学者戴廷杰在他对马戛尔尼使团文书格式的研究中简要地提及了这一则档案，但并没有深入探究。参见戴廷杰：《兼听则明——马戛尔尼使华再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130 页。

③ Gregory Afinogenov, *Spies and Scholars: Chinese Secrets and Imperial Russia's Quest for World Power,* p. 199.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217 页。需要指出的是，这封英国东印度公司通知使团访华的信件的中译本并没有完整准确地传达信件本身的意义，原信件中包含的"增进中英两国的商业关系"等内容在中文译本中被省略。详情参见 Earl H. Pritchard, ed.,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Lord Macartney on His Embassy to China and His Reports to the Company, 1792−4,"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70, No. 3 (1938), pp. 375−377。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27 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81 页。

⑦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p. 150.

布的上谕中指出英国提出这些要求展现出其“心怀叵测”。他认为，“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今不准其留人在京，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遂所欲，借词生事，不可不豫为之防”。他还谕令各督抚“认真巡哨，严防海口，若该国将来有夷船驶至天津、宁波等妄称贸易，断不可令其登岸，即行驱逐出洋，倘竟抗违不遵，不妨慑以兵威，使知畏惧”。[①] 可见，乾隆帝实际上对英国的情况有一定的认识，并对英国的行动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警惕。

其实不只是乾隆帝，根据使团成员的记录，不少清廷官员在与使团的接触中也表现出明显的怀疑态度。使团在 1793 年 8 月抵达通州之时，马戛尔尼即被随行的中国官员问及英国在孟加拉的驻军问题以及英军在西藏边疆的活动，而在使团到达热河之后，更受到了福康安等一些清廷高官的冷落与猜忌。[②] 可以说，马戛尔尼使团虽然在表面上被清廷视为一个朝贡使团，但清廷内部明显注意到了这个“朝贡使团”的特殊性。清廷一方面热情款待使团，另一方面则对使团的行动表示怀疑，并且已经开始察觉到使团所代表的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联系。清廷对英国的这些认识从何而来？过去的研究往往指向在宫廷供职的西方传教士，认为是他们向清廷通报了西方事态，让清廷知晓了英国在印度的扩张行径。[③] 另外，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前，清军在与廓尔喀的两次战役中对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地理环境和政治格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负责指挥战役的福康安还与加尔各答的印度总督康沃利斯（Cornwallis）取得了直接联系，知晓了印度地区的一些情况。[④] 而通过以上对俄国情况的论述可知，俄国政府为了阻碍马戛尔尼使团也做了相当程度的努力，并且成功地通过边界情报人员把有关英国使团的真实情报送到了清廷。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些情报与使团的失败有直接关联，但也不可完全排除其对清廷认知的影响。

即便马戛尔尼使团已经结束访华启程回国，俄国人对使团的关注也并未停止。随着 1792 年《恰克图市约》的签订，中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1794 年，俄国政府派遣新一届传教团来华并命令伊古诺夫担任监护官。通过这种方式，伊古诺夫最终将那封以耶稣会为名义起草的信件带到北京并交给了在京的传教士。伊古诺夫还多次与传教士见面，其中即包括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期间担任翻译的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Joseph-Bernard d’Almeida）。索德超不仅热情招待了伊古诺夫，还向他提供了许多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信息。[⑤] 然而，根据马戛尔尼本人的记录，使团在访华的过程中受到许多人的敌视，而索德超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马戛尔尼在第一次见到索德超时就对其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他认为索德超品性恶劣，对英国人尤其不友好，而索德超作为清廷任命的使团访华的主要翻译人员，也很有可能对使团造成负面影响。[⑥]1802 年，在使团访华近十年之后，索德超因英国舰队闯入澳门海域上书清廷，他指出英国“素号谲诈”，“常怀蚕食之志”，幸亏之前乾隆帝“洞其隐曲”，英国的野心才没能得逞。他甚至还明确提到了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60−63 页。

②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pp. 86, 128, 142；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 356−357、371、373 页。

③ 赵刚：《是什么遮蔽了史家的眼睛？——18 世纪世界视野中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李陀主编：《视界》第 9 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1 页；黄兴涛：《马戛尔尼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清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 347−348 页。

④ 有关廓尔喀战役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影响，美国学者马世嘉做了较详尽的研究，详情见 Matthew 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47−156。中文译本参见马世嘉：《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罗盛吉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19 年。

⑤ Gregory Afinogenov, “Jesuit Conspirators and Russia’s East Asian Fur Trade, 1791–1807,” pp. 69−70.

⑥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pp. 93−94.

英国吞并莫卧儿帝国的事实，认为“英吉利之凶狡，在西无人不知”。[①] 索德超为何会对英国这般贬损，又对俄国外交人员以礼相待？除了维护葡萄牙在澳门的利益外，身为耶稣会士的他与俄国的联系或许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②]

马戛尔尼使团最终没能取得既定的外交成果，也没有对俄国在华利益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但其带给俄国人的焦虑却是持续性的。1805 年，俄国最终得以派遣由戈罗夫金率领的使团前往中国，根据使团相关的档案文件，向中国说明英国的威胁，并借此与中国政府达成一致，以对抗来自英国的竞争压力成为多次被提及的重要目标。[③] 虽然戈罗夫金使团最终没能成功抵达北京，但相关的筹划工作却深刻地反映出了俄国的地缘政治策略以及英俄之间的竞争关系。

五、结语

作为中英两国之间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触，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在中英关系史上无疑具有重要地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这一事件的解读往往采用的是一种历时性的视角，将其与之后的鸦片战争联系起来，进而挖掘出事件本身对于理解近代中英关系乃至中西关系史的诸多意义。本文的研究表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与俄国有着紧密的联系，英俄之间的竞争关系从一开始就对使团产生了影响。一方面，作为对华交往的后来者，英国派遣使团访华这一决策本身就带有与俄国竞争的性质，部分使团的策划者将使团访华视为与俄国竞争的重要手段，而同一时期传到英国的俄国使团访日的消息使得这种竞争的色彩变得愈发明显。另一方面，作为访华使团大使的马戛尔尼还曾担任驻俄大使，丰富的俄国经验对他的中国之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收集中俄交往的情报、争取在中国获得与俄国对等的权利成为使团访华的重要目标，他本人有关俄国的部分记录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了英俄之间的利益冲突。除此之外，使团访华这一行动本身还引起了俄国政府的直接反应，早在使团从英国出发之前，俄国政府就收集到了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情报，并设法联络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以阻碍使团的行动，而通过中俄边境情报人员，俄国政府成功地将英国使团访华的真实目的提前告知了中方官员。

在访华结束后，马戛尔尼曾对使团未能达到预定目标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其中与中国有贸易联系的外国对使团的破坏被认为是使团受阻的原因之一。[④] 最早对使团开展深入研究的学者普理查德认为，马戛尔尼总结的其他国家对使团的破坏活动的影响其实非常小，并且只局限于广州，使团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长期奉行的排外政策。[⑤] 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则将使团访华的失败理解成文化冲突的结果，中英文化差异让使团访华成为了一场“聋子之间的对话”。[⑥]

然而，不管是马戛尔尼本人，还是普理查德、佩雷菲特等使团研究的重要学者，似乎都忽略了清王朝与俄国在广袤内陆的信息沟通渠道，也都没有明确意识到俄国针对使团的一系列行动。实际上，俄国人认为自己的行动对马戛尔尼使团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因为根据俄方的记载，伊古诺夫在向库伦的清朝官员们提及英国侵占印度地区时，引起了清朝官员的高度关注，

---

① 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故宫博物院，1932 年，第 12−13 页。

② 据法国学者费赖之的整理研究，索德超似在 1802 年前后加入了俄罗斯的耶稣会，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目录》，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 年，第 933−936 页。

③ B. C. 米亚斯尼科夫主编：《19 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1803—1807）》第 1 卷，第 363、368、719、723−724、729 页。有关戈罗夫金使团的研究，参见陈开科：《嘉庆十年：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

④ Earl H. Pritchard, ed.,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Lord Macartney on His Embassy to China and His Reports to the Company, 1792−4,”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70, No. 3 (1938), pp. 379−384.

⑤ 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pp. 380−381.

⑥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 19−20 页。

他们还派人回访伊古诺夫，要求核对被英国征服地区的地名以及即将出访中国的大使的名称。1802 年，伊古诺夫还因为参与破坏马戛尔尼使团的行动而被俄国政府嘉奖。① 俄国使节戈罗夫金也在他撰写的与中国政府的谈判方略中明确表明，俄国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过程中诋毁英国的行动是成功的。②

总而言之，英俄两国围绕马戛尔尼使团的一系列行动，深刻地反映了两国在远东地区存在的竞争关系。进入 19 世纪，两国更是在以中亚为核心的亚洲区域展开了旷日持久且影响深远的地缘政治竞赛，并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③ 从这个层面上讲，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及俄国对此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英俄“大博弈”的前奏。值得一提的是，马戛尔尼使团牵连的不只是俄国，葡萄牙人因担心使团的到来会威胁他们在澳门的利益而对使团充满敌意，在宫廷供职的葡萄牙传教士则利用职位之便对使团的活动进行阻碍和诋毁。④ 在马戛尔尼使团的影响下，荷兰东印度公司于 1794 年以祝贺乾隆帝登基六十周年为名派遣使团访华，实际则是希望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谋求在华利益。⑤ 各国的活动表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不只是关联中英两国的外交事件，更涉及西方各国在中国的贸易与竞争，同时也反映出 18 世纪末的中国与西方世界存在紧密联系。

References

Afinogenov, Gregory. “Jesuit Conspirators and Russia’s East Asian Fur Trade, 1791–1807.” *Journal of Jesuit Studies* 2 (2015).

Afinogenov, Gregory. *Spies and Scholars: Chinese Secrets and Imperial Russia’s Quest for World Power*.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Cranmer-Byng, J. L. “Russian and British Interests in the Far East 1791−1793.”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10 (1968).

Hanser, Jessica. *Mr. Smith Goes to China: Three Scots in the Making of Britain’s Global Empi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Harrison, Henrietta.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Hevia, James.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Hosea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2, 1926.

Peyrefitte, Alain. *The Immobile Empire.*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13.

Pritchard, Earl H. *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0.

Roberts, Michael. *Macartney in Russia*. London: Longman, 1974.

---

① Gregory Afinogenov, “Jesuit Conspirators and Russia’s East Asian Fur Trade, 1791–1807,” p. 68.

② B. C. 米亚斯尼科夫主编:《19 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1803—1807）》第 1 卷，第 728−729 页。

③ 相关研究和介绍参见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Karl Meyer and Shareen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Basic Books, 2006; 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张望、岸青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 年。

④ 江滢河:《18 世纪中英关系中的澳门因素——以 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为中心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6 期；Rogério Miguel Puga, *The British Presence in Macau, 1635−1793,* pp. 123−130.

⑤ J. J. L. Duyvendak, “The Last Dutch Embassy to the Chinese Court (1794−1795),” *T'oung Pao*, Vol. 34, (1938), pp. 1−137; Tonio Andrade, *The Last Embassy: 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Romaniello, Matthew P. *Enterprising Empires: Russia and Britain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Sergeev, Evgeny.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Wang Hongzhi. *Long yu shi de duihua: fanyi yu magaerni fanghua shituan* (Dialogues between the dragon and the lion: translation in the Macartney mission). Shanghai: Dongfang chuban zhongxin, 2023.

Prelude to the Great Gam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glo-Russian Competition

WEI Yiduo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victorhistory@163.com)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flicts of interest arose between Britain and Russia due to their active pursuit of external expansion, and the competitive relations beca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In 1791, the British government decided to send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planning, the Mission showed a sense of competition with Russia, and during the planning process, it also had a direct interaction with Russia. Information from Russia also had an impact on the Mission’s actions. The news of the British Mission’s visit to China quickly spread to Russia, an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ctively took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success of the British Mission’s plan to protect its own interests in China. The series of actions taken by Britain and Russia around the Macartney Mission indicate that the Macartney Mission’s visit to China was not only a diplomatic event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but also involve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Russia in the Far East, which to some extent became a prelude to the “Great Game” between Britain and Russ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Keywords: Macartney Mission, Anglo-Russian competition, Russia, Macartney